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
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編號 D8621800

卷二十二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29](#)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八卷 民國十七年北京馬氏據王氏三桂堂刊本鈔](#)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敬言世通言

不自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
里之耳目奈射利者而取濫詞大傷雅道本
茲刻出自平平問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
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士君子所
三桂堂王振華謹識

K-295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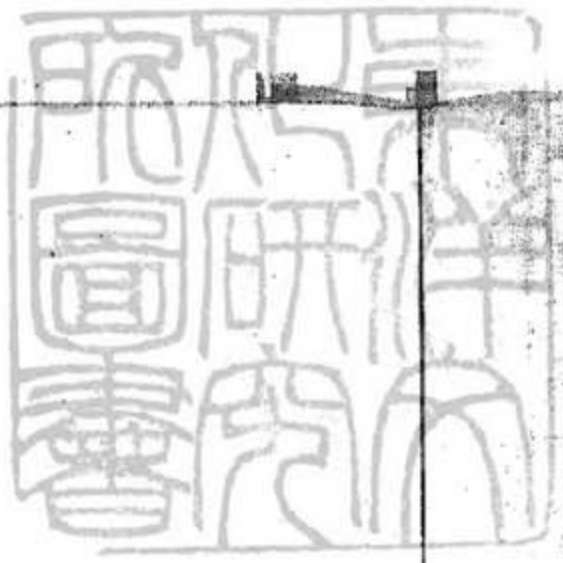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説
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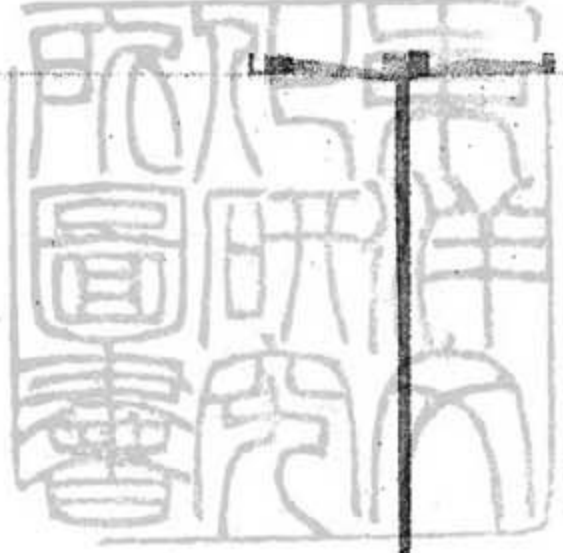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left margin,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notes.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ing a large, faint rectangular border. The interior of the border is mostly blank, with some very light, illegible markings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第二十二卷

宋小官團圓破瓊筵

不是姻緣莫強求
任從波浪翻天起

姻緣前定不須憂
自有中流穩渡舟

話說正德年間蘇州府崑山縣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後渾家盧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祖遺田地見成收些相課為活年過四十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宋敦一日對渾家說自古道養兒待老積穀防飢你我年過四旬尚無子嗣光陰似箭眨眼頭白百年之事靠着何人說罷不覺淚下盧氏



道宋門積祖善良未曾作惡造業况你又是單傳老
天决不絕你祖宗之嗣招子也有早晚若是不該招
時便是養得長成半路上也拋撇了勞而無功枉添
許多悲泣宋敦點頭道是方纔拭淚未乾只聽得坐
啟中有人咳嗽叫喚道玉峯在家麼原來蘇州風俗
不論大家小家都有個外號彼此相稱玉峯就是宋
敦的外號宋敦側耳而聽叫喚第二句便認得聲音
是劉順泉那劉順泉雙名有才積祖駕一隻大船攬
載客貨往各省交卸起得好些水脚銀兩一個十全
的家業團團都做在船上就是這隻船本也值幾百



金渾身是香楠木打造的江南一水之地多有這行
生理那劉有才是宋敦最契之友听得是他声音連
忙趨出生啟彼此不須作揖拱手相見分坐看茶自
不必說宋敦道順泉今日如何得暇劉有才道特來
與玉峯借件東西宋敦笑道寶舟缺什麼東西到向
寒家相借劉有才道別的東西不來干瀆只這件是
宅上有餘的故此敢來敬口宋敦道果是如家所有
決不相吝劉有才不慌不忙說出這件東西來正是
背袋並非摯詔當前不是圍胃鵝黃細布密針縫
淨手將來供奉 遠慮曾焚冥鈔祈神并襯成容

名山古刹几相沾染下壇香淨動

原來宋敦夫妻二口因難于得子各爇燒香祈嗣作
成黃布袱黃布袋裝裹佛馬楮錢之類燒香 汝懸
掛于家中佛堂之內甚是志誠劉有才長子宋敦五
年四十六歲了阿媽徐氏年無子息間得徽州有藍
商宋嗣新建陳州娘之廟于蘇州閶門之外香火甚
盛祈禱不絕劉有才恰好有個方便要駕船往楓橋
接客意欲進一炷香却不會作伴布袱布袋特之與
宋敦告借其時說出緣故宋敦沉思不語劉有才道
玉峯莫有吝惜之心庶若污壞時壞一個就賠兩個



宋敦道宜有此理只是一件既然娘之廟靈顯小子
亦欲附舟一柱只不知幾時去劉有才道即刻便行
宋敦道布袱布袋拙荆另有一副共是兩副儘可分
用劉有才道如此甚好宋敦入內與渾家說知欲往
郡城燒香之事劉氏也歡喜宋敦于佛堂掛壁上取
下兩副布袱布袋留下一副自用將一副携與劉有
才劉有才道小子先往舟中伺候玉峯可快來船在
北門大板橋下不嫌怠慢時與些見成素飯不消帶
來宋敦應允當下忙忙的辦下些香燭紙馬匹張定
段打疊包裹穿了一件新聯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趕

出北門下船趁着順風不勾半日七十里之程等閒
到了舟泊楓橋当晚無話有詩為證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次日起個黑早在船中洗盥罷喫了些素食淨了自
手一對兒黃布袱獻了冥財黃布袋安插紙馬天既
掛于項上步到陳州娘之廟前剛之天曉廟門雖開
殿門還關着二人在兩廊遊速觀看了一遍果然造
得齊整正在讚歎呀的一聲廟門開了就有廟祝出
來迎接進殿其時香客未到燭架尚虛廟祝放下玩



琉璃燈來取火點燭討文疏替他通陳禱告二人焚香
禮拜已畢各將幾十文錢酬謝了廟祝化紙出門劉
有才要邀宋教到船宋教不肯當下劉有才將布
袱布袋交還宋教各之款謝而別劉有才自往橋
接客去了宋教看天色尚早要往妾門趨船回家剛
欲移步聽得橋下呻吟之聲近前看時却是矮之一
個蘆蓆棚搭在庙垣之側中間卧着個有病的老人
尚懨懨欲死呼之不應問之不答宋教心中不忍停
眸而看傍邊一人走來說道客人你只道有他則甚
要便做個好事了去宋教道如何你個好事那人道

此僧是陝西來的七十八歲了他說一生不曾開葷
每日只誦金剛經三年前在北墓北建菴沒有施主
這個蘆蓆棚住下誦經不輟這裡有個素飯店兒
每日只上午一餐過午就不用了也有人可憐他施
他些錢來他就把米送了店上的飯錢不啻一文近
日得了這病有半月不用飲食了兩日前還開口
說得話我們問他如此受苦何不早去罷他說因緣
未列還等兩日今早連話也說不出了早晚待死客
人若可憐他時買一口薄棺材焚化了他便是你
說因緣未列或者這因緣就在客人身上來



敦想道我今日為求嗣而來作一件好事回去也得
神天知道便問道此處有棺材店麼那人道出巷陳
三郎家就是來敦道煩足下同往一看那人引路到
陳家來陳三郎正在店中支分辦匠鋸木那人道三
郎我引個主顧作成你三郎道客人若要壽板小
店有真正婺源加料雙軒的在裡面若要見成的就
店中但憑揀擇來敦道要見成的陳三郎指着一副
道這是頭號足價三兩來敦未及還價那人道這個
客官是買來捨與那蘆蓆棚內老和尚你好事的你
也有一半功德莫要討虛價陳三郎道既是個好事

的我也不敢要多照本錢一兩六錢罷分毫也不得
了宋敦道這錢也是公道的了想起汗巾角帶得
一塊銀子約有五六錢重燒香剩下不上一百銅錢
纔湊與他還不夠一半我有處了劉順泉的船在楓
橋不遠便對陳三郎通價錢依了你只是遠要到一
個朋友處借辦少頃便來陳三郎到罷了說道從
客便那人喲然不樂道客人既發了個好心又作
脫身之計你身邊沒銀子來看則甚說到末了時只
見街上人紛紛而過多有說這夫和尚可憐半月前
還聽得他念經之聲今早嗚呼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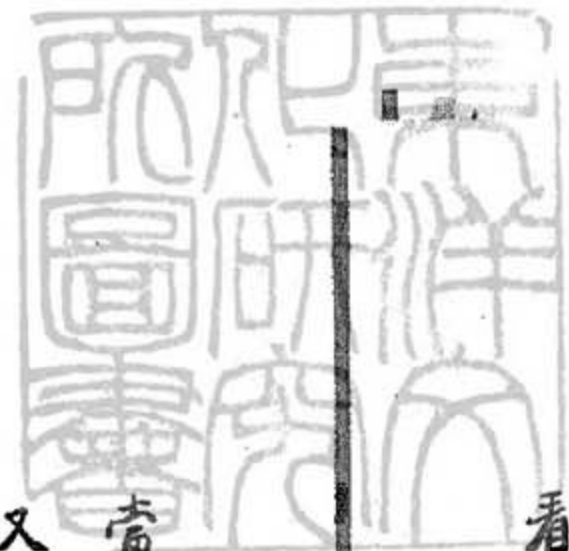
三寸氣在干般用

一旦無常萬事休

那人道客人不聽得說麼那夫和尚已死了他在地
府睜眼等你斷送哩宋敦口雖不語心下嘆息道我
既是看定了這具棺木倘或往楓橋去劉順泉不在
船上終不然呆坐等他回來况且常言得不擇主
倘別有個主顧添些價錢這副棺木不去了我就失
信于此僧了罷便取出銀子剛一塊錢來一
稱叫聲慚愧原來是塊元宝看時係少祿時便多到
有七錢多重先教陳三郎收了將身子的那一件
新就的潔白湖紬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價在



一兩之外倘嫌不值權時相抵持小子取贖若用得時便乞收算陳三郎道小店大胆了真怪計較將銀子衣服收過了宋敦又在髻上拔下一根銀簪約有二錢之重交與那人道這枚簪相煩換些銅錢以為殯殮雜用當下店中看的人都道難得這位你好事的宦官他擔当了大事去其餘小事我們地方上也該湊助些錢鈔相出眾人都湊錢去了宋敦又後身到蘆葦邊看那老僧果然化去不覺雙眼垂淚分明如親戚一般心下好生酸楚正不知甚麼緣故不忍再看含淚而打剎棗門時航船已開乃自喚一隻小船



當日回家渾家見丈夫夜回來身上不穿道袍又帶憂慘之色只道與人爭競忙忙的來問宋敦首道話長哩一逕走到佛堂中將兩副布袱布袋掛起在佛前磕了個頭進房生下討茶喫了方纔開談將老和尚之事備細說知渾家道正該如此也不嗔怪宋敦見渾家賢慧到也回愁作喜是夜夫妻二口睡到五更宋敦夢見那老和尚登門拜謝道檀越命合無子壽教亦止于此矣因檀越心田慈善上帝命延壽半紀老僧與檀越又有一段緣緣願投宅上為兒以報蓋被之德盧氏也夢見一個全身羅漢走進

房裡夢中叫喊起來連丈夫也驚醒了各言其夢似
信似疑嘆嘆不已正是

種瓜遠得瓜

種豆遠得豆

勸人打好心

自作還自受

從北盧氏懷孕十月滿足生下一個孩兒因夢見金
身羅漢小名金郎官名就叫宋金夫夫妻歡喜

說北時劉有才也生一女小名宜男各一歲有人
攬撮兩家對親對有才到也心中情願宋敦却嫌他
船戶出身不是名門舊族口雖不語心中有不允之
意那宋金方年六歲宋敦一病不起嗚呼哀哉了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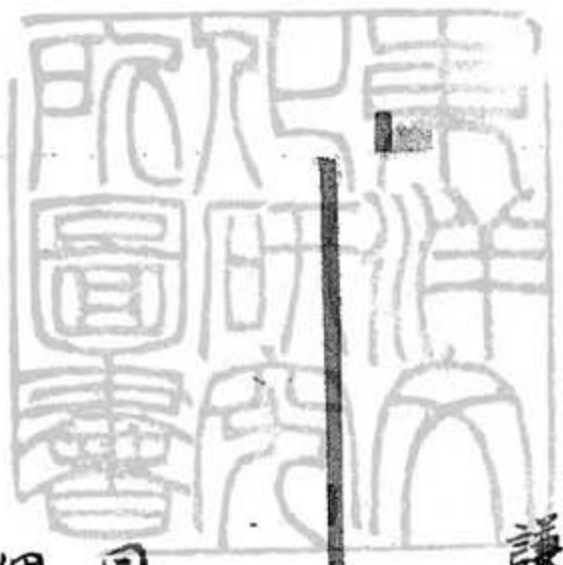


古道家中有事與全靠主人命十個婦人敵不得一
個男子自從宋敦故以盧氏掌家連遭荒歉又里中
欺他孤寡料派戶役盧氏撐持不定只得將田房漸
次賣了賃屋而居初時還是詐窮以次坐喫山崩不
上十年弄你真窮了盧氏亦得病而亡斷送了畢宋
金只剩得一雙赤手被房主趕逐出屋無處投奔且
甚從幼學得一件本事會寫會算偶然本處一個范
舉人選了浙江衢州府江山縣知縣正堂一個寫算
的人有人將宋金說了范公就教人引來見他年紀
幼小又生得齊整心中甚喜叩其所長果然書通真

草筭善歸除當日就留于書房之中取一套新衣與
他換過同桌而食好生優待擇日 日范知縣與
全下了官船同往任所正是

琴之盡鼓催征棹 習之和風蕩錦帆

却說宋全雖然貧賤終是舊家子弟出身今日作范
公門館豈肯卑污苟賤與童僕輩和充同座受其戲
侮那些管家們欺他年幼見他做作愈有不然之意
自嵐山起程都是水路到杭州便起早了眾人攬轡
家主道宋全小廝家在 寫筭服事老爺送該小心
謙遜他全不知孔老爺 待他忒過份了與他同



同食舟中遂可混帳到陸路中大歇宿老爺也要全
個体面小人們商議不如教他寫一紙靠身文書方
纔妥帖到衙門時他也不敢放犄角非范舉人是鄉
花作的耳朵就依了眾人言語喚宋全到船要他寫
靠身文書宋全如何肯寫逼勒了多時范公發怒喝
教剝去衣服喝出船去象蒼頭拖之拽之刺的乾
淨之一領單布衫趕在岸上氣得宋全半晌開口不
得只見轎馬紛紛伺候范知縣起陸宋全噙着双淚
只得迴避開去身邊並無財物受餓不過少不得孝
那兩個古人

伍相吹簫于吳門

韓王寄食于漂母

日間街坊乞食夜時古廟棲身還有一件宋金終是
舊家子弟出身任你十分落魄還存三分骨氣不肯
隨那叫街丐戶一流奴言婢膝沒廉沒耻討得來便
喫了討不來忍餓有一頓沒一頓過了幾時漸之面
黃肌瘦金無昔日丰神正是

好花遭雨紅供褪

芳草經霜綠盡凋

時值暮秋天氣金風催冷忽降下一場大雨宋金食
缺衣單在北新關關王廟中擔餓受凍出頭不得這
兩日辰牌直下至午牌方止宋金將腰帶收緊那步出



廟門來未及數步劈面遇着一人宋金睜眼一看正
是父親宋敦的舊契之友叫作劉有才號順泉的宋
金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不敢相認只得垂眼低頭而
走那劉有才早已看見從背次一手挽住叫道你不
是宋小官麼為何如此模樣宋金兩淚交流又手告
道小姓衣衫不齊不敢為禮了承老叔垂問如此如
此這般這做將范知縣無禮之事告訴了一遍劉翁
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你肯在我船上相幫管教你
飽暖過日宋金便下跪道若得老叔收留便是重生
父母當下劉翁引着宋金到平河下劉翁先上船對

劉嫗說知其事劉嫗道此乃兩得其便有何不美劉翁就在船頭上招宋小官上船于自身上脫下舊布道袍教他穿了引他到汝船見了媽、徐氏女兒宜男在傍也相見了宋金走出船頭劉翁道把飯與宋小官喫劉嫗道飯便有只是冷的宜男道有熱茶在鍋內宜男便將瓦鑊子舀了一罐滾熱的茶劉嫗便在廚櫃內取了些醃菜和那冷飯付與宋金道宋小官船上買賣比不得家裡胡乱用些罷宋金接得在手又見細雨紛紛而下劉翁叫女兒汝船有舊氈笠取下與宋小官帶宜春取舊氈笠看時一邊已有線

開宜春手快就盤髻上披下針線將定處縫了丟在公蓬之上叫道拿氈笠去帶宋金帶了破氈笠喫了茶淘冷飯劉翁教他收拾船上家火掃抹船隻自往岸上接客至晚方回一夜無話次日劉翁起身見宋金在船頭上閒坐心中暗想初來之氣憤了他便咳嗽道個兒郎喫我家飯穿我家衣閒時搯些繩打些索也有用處如何空坐宋金連忙答應道但憑驅使不敢有違劉翁便取一束麻皮付與宋金教他打索子正是

在他矮簷下

怎敢不低頭

宋金自北朝夕小心辛勤作活並不偷懶兼之寫算
精通凡客貨在船都是他記帳出入分毫不爽別船
上交易也多有央他去寫算盤登帳簿客人無不敬
而愛之都誇道好個宋小官少年伶俐劉翁劉媽見
他小心得用另眼相待好衣好食的管顧他在客人
面前認爲表姪宋金亦自以爲得所心安休道面目
豐腴凡船戶中無不欣羨光陰似箭不覺二年有于
劉翁一日暗想自家年紀漸老止有一女要求個賢
婿以靠終身似宋小官一般到也十全之美但不知
媽心下如何是夜與媽飲酒半醺女兒宜春在



傍劉翁指看女兒對媽道宜春年紀長成未有絡
身之托奈何劉媽道這你親靠老的一樁大事你
如何不上緊劉翁道我也日常在念只是難得個十
分如意的像我船上宋小官恁般本事人才干中選
一也就不能勾了劉媽道何不就許了宋小官劉翁
慨然道媽說那裡話他與家死倚靠着我船上喫
飯手死今又怎好把女兒許他劉媽道宋小官是官
家之後沈係故人子当初他老子存在時也曾有人
議過親來你如何忘了今日雖然落魄看他一表人
材又會寫又會算招得這般女婿湏不辱了門面我

兩口兒老來也得所靠劉翁道媽、你主意已定吾
劉姬道有什麼不定劉翁道如此甚好原來劉有才
平昔是個伯婆的父已看上了宋金只怨媽、不肯
今見媽、慨然十分歡喜当下便喚宋金對着媽、
面許了他這頓親事宋金初時也推不當 見劉翁
夫婦一團美意不要他費一分錢鈔只索順送劉翁
往陰陽生家選擇周堂吉日回復了媽、將船駕回
燕山先向宋小官上頭作一套紬絹衣服與他穿了
渾身新衣新帽新鞋新靴粧扮得宋金一發標致

雖與子建才八斗

勝似潘家歌十分



劉姬也替女兒備辦些衣飾之類吉日已到請下兩
家親戚大設喜筵將宋金贊入船上為婿次日諸親
作賀一連吃了三日喜酒宋金成親之後夫妻恩愛
自不必說從此船上生理日興一日光陰似箭不覺
過了一年零兩個月宜春懷孕日滿產下一女夫妻
愛惜如金輪流怀抱期歲方過此女害了痘瘡醫藥
不効十二朝身死宋金痛哭過哀七情所
傷遂得了个癆瘵之疾朝涼暮熱飲食漸減看、骨
露肉消行邊走慢到前劉姬初時還指中他病好替
他迎醫問卜延至一年之外病勢有加與減三分人

七分鬼寫也寫不動筆也筆不動到做了眼中之釘
已不得他死了乾淨却又不死兩個老人象懊悔不
迭互相抱怨起末当初只指望半子靠老如今看這
貨色不死不活分明一條爛死蛇纏在身上攔脫不
下把个花枝般女兒誤了終身怎生是了為今之話
如何生个計較送開了那冤家等女兒另招个佳婿
方纔放心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个計策連女兒
都瞞過了只說有客貨在于江西移船往載行至
州五溪地方到一个荒僻的所在但見孤山寂
水迢迢野岸荒崖絕無人跡是日小舟逆風到公故



意把船使歪船便向沙岸上闌住却教宋金下水
舟來金手邊脚慢劉公就罵道癆病鬼沒氣力使船
時岸上野柴也砍些來燒些有得哉 宋金自竟惶
愧取了砍刀掙扎到岸上砍柴去了劉公乘其未回
把舵用力撐勳攔轉船頭掛起滿風帆順流而下

不愁骨肉遭顛沛 且喜冤家離眼睛

且說宋金上岸打柴行到茂林深處樹木雖多那有
氣力去砍伐只得拾些兒殘柴割些敗藤抽取枯藤
束做兩大捆却又沒有氣力背負得去心生一計再
取一條枯藤將兩捆野柴穿作一捆露出長長的藤

頭用手挽之而行如牧童牽牛之勢行了一時想起
忘了砍刀在地又復身轉去取了砍刀也挿入柴捆
之內緩緩的拖下岸未到于泊舟之處已不見了船
但見江烟沙島一望無際宋金沿江而上且行且看
並無踪影看日西沉情知為夫人所棄上天無
路入地無門不覺痛切于心放聲大哭得氣咽喉
乾悶絕於地半晌方甦忽見岸上一老僧正要
何而來將拄杖卓地問道檀越伴侶何在非駐足
之地也宋金忙起身作禮口稱姓名被大夫刺箭脫
賺如今孤苦無歸求老師父提挈救取微命老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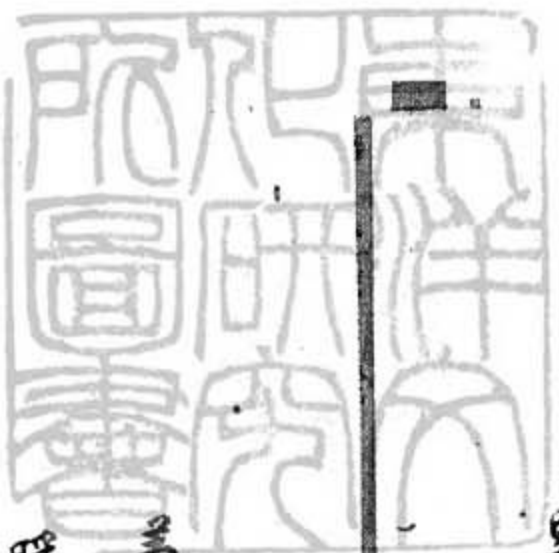
貧僧茅菴不遠且同往暫住一宵來日再作道理宋
金感謝不已隨着老僧而行的莫里許果見茅菴一
所老僧敲石取火煮些粥湯把与宋金吃了方憇問
道令岳与檀越有何仇隙願向其詳宋金將入贅船
上及得病之由備細告訴了一遍老僧道老檀越怀恨
令岳乎宋金道當初求乞之時蒙彼收養昏配今日
病危見棄乃小生命薄所致豈敢怀恨他人老僧道
听子所言真忠厚之上也尊恙乃七情所傷非藥餌
可治惟清心調攝可以愈之平日間曾奉佛法誦經
否宋金道不曾老僧于袖中取出一卷相贈道此乃

金剛般若經佛心印貧僧今教授檀越若日誦一
遍可以息諸多念却病延年有無窮利益宋金原是
陳州娘、廟前老和尚轉世來的前生專誦此經今
日口傳心受一遍便能熟誦此乃是前因不斷宋金
和老僧打坐閑眼誦經將次天明不覺睡去及至醒
來身坐荒草坡上並不見老僧及茅庵在那裡金剛
經却在懷中開卷能誦宋金心下好生說異遂取池
水淨口將經朗誦一遍竟萬慮消釋病體傾然健旺
方知聖僧顯化相教亦是夙因所致也宋金向空叩
頭感謝龍天保佑然雖如此、身如大海浮萍沒有

着落信步行去早竟腹中飢餒望見前山林木之內
隱隱似有人家不免再濕 橋向前乞食只因這一
番有分教宋小官山中化吉難過福來正是

路逢盡處還開徑 水到窮時再浣源

宋金走到前山一看並無人烟但見鎗刀戈戟遍種
林間宋金心疑不決放膽前去見一所敗落土地廟
廟中有大箱八隻封鎖甚固上用松茅遮蓋宋金暗
想此必大盜所藏布置能 乃惑人之計素歷難則
不明取之無疑心生一計乃折取松枝掃地記其路
徑一步、走出林來直至江岸也是宋金時亨運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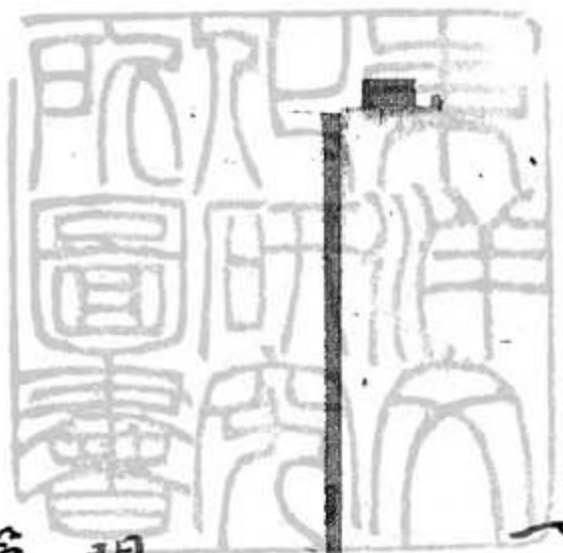
恰好有一隻大船因逆浪衝壞了舵停泊于岸下修
舵宋金係作慌張之狀向船上人說道我陝西錢刀
也隨吾叔父走湖廣為商道徑于此為強賊所劫叔
父被殺我只說是跟隨的小郎久病乞哀暫容殘喘
賊乃遣夥內一人分我同住土地廟中看守貨物他
又往別處行劫去了天幸同夥之人昨夜被毒蛇咬
死我得脫身在此幸方便載我盡舟人聞言不甚信
宋金道見有八巨箱在廟內皆我家財物廟去此不
遠多央我位上岸抬歸舟中願以一箱為謝必須速
往萬一賊徒回轉不惟無及于事且有禍患眾人都



是千里求財的聞說有八箱貨物一個個欣然願往
當時聚起十六籌役生準備八副繩索杠棒隨宋金
往土地廟來果見巨箱八隻其箱甚重每二人擡一
箱恰好八杠宋金將林子內鎗刀收起藏于深草之
內八個箱子都下了船舵已修好了舟人問宋金道
老客今欲何往宋金道我且往南京省親舟人道我
的船匠要往瓜舟喜又是順便當下開船約行五
十餘里方歇眾人奉承陝西客有錢到湊出銀子買
酒買肉與他壓驚稱賀次日西風大起掛起帆來不
幾一到了瓜州停泊那瓜州到南京只隔十來里江

中宋金另喚了一隻渡船將箱籠只揀重的擡下七
個把一個箱子送與舟中衆人以踐其言衆人自去
開箱分用不在話下宋金渡到龍江關口尋了店主
人家住下喚鐵匠對了起鑄打開箱看時其中充扮
都金銀珍寶之類原來是這夥強盜積之有年不是
取之一家獲之一時的宋金先把一箱所蓄鬻之于
市已得數千金恐主人生疑遷寓于城內買家奴伏
你身穿羅綺食用廣梁餘六箱只揀精華之物留下
其他都與賣不下數萬金就于南京儀鳳門內買下
一所大

廳堂園亭製辦日用家大極其華整



門前開張典舖又判買 庄教虛家僅數十房出
管事者十人又蓄美童四人隨身答應滿京城都稱
他為錢員外出乘輿馬入擁金資自宮道居移氣養
移体宋金今日財發身發肌膚充悅容采光澤絕無
向來枯瘠之容寒酸之氣正是

人逢運至精神爽 月到秋來光彩新

話分兩頭且說劉有才那日哄了女婿上岸撥轉船
頭順風而下瞬息之間已行百里老夫夫婦兩口暗
歡喜宜春女兒猶然不知只道大夫還在船上惹好
了湯藥叫他喫時還呼不應遠遠睡着在船頭自要

去喚他却被母親劈手奪過葉鳳向江中一滾罵道
病鬼在那裡你還要想他宜春道真個在那裡母
親道你爹見他病害得不好恐沾染他人方纔哄他
上岸打柴運自轉船來了宜春一把扯住母親哭天
哭地叫道遠我宋郎來劉公鞋得船內啼哭走來勸
道我兒聽我一言婦道家婦人不着一世之苦那害
病的死在早晚左右要拆散的不是你因緣了到不
如早些用文乾淨免致擔誤你青春待做爹的另揀
個好郎君完你終身休想他羅 春道爹你的是甚
麼事都是不仁不義傷天理的勾當宋郎這頭親事

原是二親主張既作了夫妻同生同死豈可翻悔就
是他病勢必死亦當待其善終何忍棄之于無人之
地宋郎今日為奴而死奴決不獨生爹若可憐見孩
兒快轉船上水尋取宋郎回來免被傍人譏謗劉公
道那害病的不見了船定然轉往別家村坊乞食去
了尋之何益況且下水順風相去已百里之遙一動
不如一靜勸你息了心罷宜春見父親不允放聲大
哭走出船艙就要跳水喜得劉媽手快一把拖住宜
春以死自誓哀哭不已兩個老人家不道女兒執性
如此盡可奈何准了的看守了一夜次早只得依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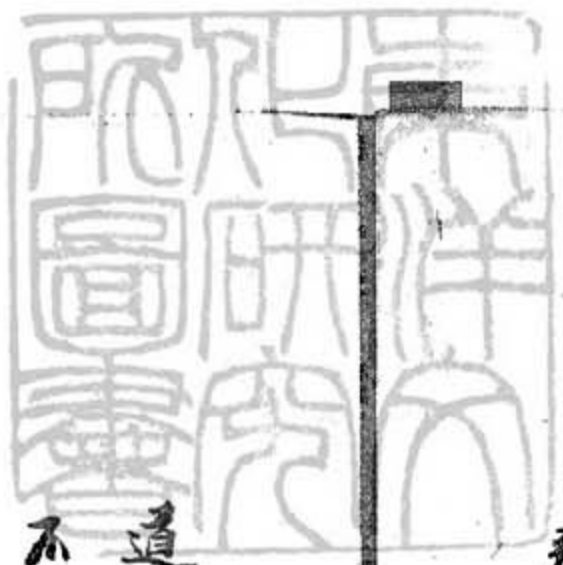


他開船上水風水俱逆弄了一日不勾一半之路這一夜啼哭又不得安穩第三日申牌時分方到時先前開船之處宜春親自上岸尋取大夫只見沙灘上亂禁二捆砍刀一把誰得是船上的刀眼見得這捆禁是宋郎獻來的物在人亡愈加疼痛不肯心死定要往前尋覓父親只索跟隨同去走了多時但樹黑山深杳無人跡劉公翻回船又啼哭了一夜第四日黑早再教父親一同上岸尋覓都是曠野之地更無影響只得哭下船來想道如此荒郊教大夫何處乞食况大病之人行走不動他把禁刀拋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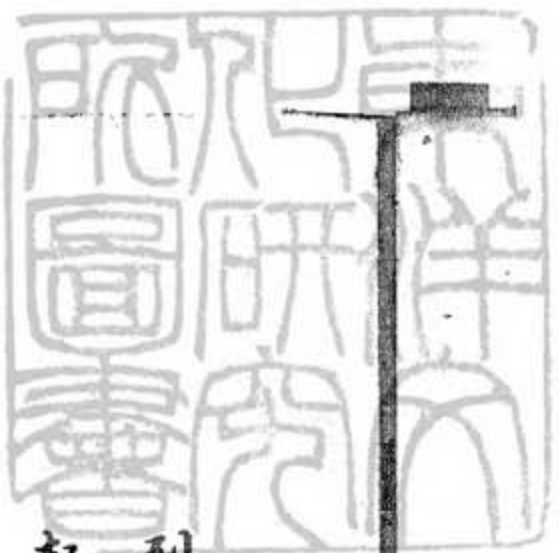
沙崖一定是赴水自盡了哭了一場望着江心又跳早被劉公攔住宜春道爹媽養得奴的身養不得奴的心孩兒左右是要死的不如放奴早死以見宋郎之面兩個老人家見女兒十分痛苦甚不過恁叫道我兒是你爹媽不是了一時失于計較幹出這事差之在前懊悔也沒用了你可憐我年老之人止生得你一人你若是我兩口兒性命也都難保願我兒恕了爹媽之罪寬心度日待作爹的寫一招子于沿江市鎮各處粘帖倘若宋郎不死見我招帖定可相逢若過了三個月無信憑你作好事追薦丈夫你爹

的替你用錢並不吝惜宜春方纔收淚謝道若得如此孩兒死也瞑目劉公即時寫個弄婿的招帖粘于沿江市鎮墻壁觸眼之處過了三個月絕無音耗宜春道我丈夫果然死了即忙製備頭梳簪衣穿着一身重孝設了靈位祭奠請九個和尚作了三晝夜功德自將簪珥布施為亡夫祈福劉翁劉娘愛女之心無所不至並不取一些違拗用了數日方休兀自朝哭五更夜哭黃昏鄰船聞之無不感歎有一班相熟的客人聞知此事無不可惜宋小官可憐劉小娘者宜春聽了便哭了半年六月方纔住聲劉翁對阿媽



道女兒這幾日不哭心下漸々冷了好財 嫁人終不然我兩個老人家守着個孤孀女兒緩急何靠劉娘道阿老見得是只怕女兒不肯湏是緩々的候他又過了月餘其時十二月二十四日劉翁回船到崑山过年在親戚家吃醉了酒乘其酒興未勸女兒道新春將近除了孝罷宜春道丈夫是終身之孝怎麼陳得劉翁睜着眼道什麼終身之孝你爹的許你帶時便帶不許你帶時就不容你帶劉娘見老兒口重便來收科道再等女兒帶過了殘歲除夜作碗羹飯起了羹陳考罷宜春見爹媽話不投挑便啼哭起來

道你兩口兒合計害了我丈夫又不容我帶孝豈非要我改嫁他人我豈肯失節以負采郎寧可帶孝而死決不除孝而生劉翁又待發你被婆子罵了几句劈頭的推向船艙睡了宜春依先又哭了一夜到月尽三十日除夜宜春祭奠了丈夫哭了一会婆子勸住了三日同吃夜飯爹媽見女兒葷酒不聞心中不樂便道我兒你孝是不肯除了畧吃點葷腥何妨得少年人不要弄弱了元氣宜春道未死之人苟延殘喘連這碗素飯也是多吃的還吃甚葷菜劉媪道既不用葷吃杯素酒兒也好解悶宜春道一滴何嘗



到九泉想着死者我何忍下咽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連素飯也不吃就去睡了劉翁夫婦料道女兒志不可奪從此再不強他後人有詩贊宜春之節詩曰

閩中節烈古今傳

船女何曾閱簡編

誓死不移金石志

柏舟端不愧前賢

話分兩頭再說采金住在南京一年零八個月把家業掙得十足了都教管家看牙門牆自己帶了三十兩銀子領了四個家人兩個美童雇了一隻航船送采金山來訪劉翁劉媪隣舍人家說道三日前佳儀

真去了宋金將銀兩販了布疋轉至似真下戶有名的
的王家上賃了畢次日去河口尋着了劉家船隻送
是渾家在船艙麻衣素粧知其守節未嫁傷感不已
回到下家向主人王公說道河下有一舟婦帶孝而
甚美我已訪得是崑山劉順泉之船此婦即其女也
吾表偶已將二年欲求此女為繼室遂于袖中取出
白金十兩奉與王公道此薄意權為酒資煩表翁執
伐成事之日更當厚謝若問財禮雖千金吾亦不吝
王公接銀歡喜遂往船上邀劉翁到一酒館盛設相
款推劉翁于上坐劉翁大驚道夫漢操舟之人何勞



如此厚待必有緣故王公道且喫三杯方敢啟齒劉
翁心中愈疑道若不說明必不敢坐王翁道小店有
介陝西錢員外萬貫家財表偶將二載慕令愛小娘
子美腕欲求為徒室愿出聘禮千金持央小子作伐
望勿見拒劉翁道舟女得配富室豈非至原但吾兒
守節甚堅言及再婚便欲尋死此事不敢奉命感意
亦不敢領便欲起身王公一手扯住道此說亦出尔
員外之意托小子作个主人既已費了不可虛之事
雖不錯與害也劉翁只得生了飲酒中間王公又說
起員外相求出千至誠望表翁回舟從中議劉翁

被女兒已逼投水唬坏了只是搖頭畧不統口酒散
各別王公回家將劉翁之語述与員外宋金方知渾
家守志之堅乃对王公說道姻事不成也罷了我要
雇他的船載貨往江出脫難道不允王公說道天
下船載天下客不消說自然從命王公即時与劉翁
說了雇船之事劉翁果然依允宋金乃分付家童先
把舖陳行李笑下船未貨且留岸上明日發也未遲
宋金錦衣貂帽两个美童各穿綠緞直身手執煙炉
如意跟隨劉翁夫婦認作陝西員外不淺相識列
底夫妻之間与他人不同宜春在船尾窺視雖不啟



便信是丈夫暗下的驚怪道有七八分廝像只見那
員外候上得船便向船艙說道我腹中飢了要飯
吃若是冷的把些熱茶淘米罷宜春已自心疑那
員外又吆喝童僕道个郎吃我家飯穿我家衣間
時搓些繩打些索也有用家不可空生這几句分明
是宋小官初上船時劉翁分付的話宜春听得愈加
疑心少頃到翁親自捧茶奉員外員外道依船艙
上有一破瓊盆借我用之劉翁愚蠢全不肖事遂与
女兒討那破瓊盆宜春取瓊盆付与父親口中微吟

四句

檀笠雖然破

怪奴手自縫

因思戴笠者

無復旧時容

錢員外听梢吟詩嘿會意接笠在手亦吟四句

仙凡已換骨

故鄉人不識

難則錦衣還

難忘舊檀笠

是夜宜春对翁姬道塘中亦員外疑即宋郎也不然
何以知善船有破檀笠且而龐相有語言可疑可細
叩之刘翁大笑道癡女子那宋家病鬼此時骨肉
俱消矣就使当年未死亦不過乞食他鄉安能致此
富盛乎刘姬云 当初恠爹娘劝你除孝改嫁動不



動跳水求死今見客人富貴便要認他是丈夫倘你
認他不認豈不可羞宜春滿面羞慚不敢開口刘翁
便招阿媽到背處道阿媽你休如此說姻緣之事莫
非天教前日王店主請我到酒館中飲酒說陝西街
員外原出千金聘礼求我女兒為徒室我因女兒執
性不曾統口今日難得女兒自家心活何不將机就
机把他許配錢員外落得你我下半世受用刘姬道
阿夫見得是那錢員外來顧我家船隻或者其中有
意阿夫明日可往探之刘翁道我自有一道理次早錢
員外起身梳洗已畢手持破毡笠于船頭上翻弄把

觀列翁啟口而問道員外有這破毡笠則甚員外道
我愛那縫補家這行針線必出自妙手劉翁道此乃
小女所縫有何妙處前日王店主傳員外之命會有
一言未知真否錢員外故恚問道所傳何言劉翁道
他說員外表了孺人已將二載未曾縫娶欲得小女
為婚員外道夫翁願也不願劉翁道夫漢求之不得
但恨小女守節甚堅誓不再嫁所以不敢輕諾員外
道令婿為何而死劉翁道小婿不幸得了個癆瘵之
疾其年及上岸打柴未還夫漢不知錯開了船以汝
勇出招帖尋訪了三個月並無動靜多是投江而死



了員外道令婿不死他遇了个異人病都好了反獲
大財致富老翁若要令婿特可請令愛出來此時
宜春側耳而聽一聞此言便哭將起來罵道薄倖豸
郎我為你帶了三年重孝受了千辛萬苦今日還不
說實話待怎麼宋金也墮淚道我妻快來相見夫妻
二人抱頭大哭劉翁道阿媽眼見得不是什麼錢員
外了我與你須索去謝罪劉翁劉媪走進膾來施禮
不迭宋金道丈人文母不須恭敬只是小婿他日有
病痛時莫再脫賺两个老人家羞慚滿面宜春便除
了孝服將靈他拋向水中宋金便喚跟隨的童僕來

見主母叩頭翁媪殺雞置酒管待女婿又當接風又是慶賀筵席安席已畢劉媪叙起女兒自來不喫葷溜之意宋金擦然下淚親自與渾家把盞勸他開葷隨對翁媪道據你們設心脫賺欲絕吾命恩斷義絕不該相認了今日勉強吃你這杯酒都看你女兒之面宜春道不因這番脫賺你何由發跡况爹媽日前也有好處今後但記恩莫記怨宋金道諱依賢妻尊命我已立家于南京田園富足你老人家可棄了駕舟之業隨我到彼同享安樂豈不美哉翁媪再三稱謝是夜無話次日王店主聞知此事登船拜賀又吃



了一日酒宋金留家童三人千王店主家發布取帳自己開船先往南京大宅子住了三日同渾家到崑山故鄉掃墓追薦亡親宗族親黨各有厚贈此時范知縣已罷官在家聞知宋小官發跡還鄉恐怕街坊撞見沒趣躲向鄉里有月餘不敢入城宋金完了故鄉之事重回南京闔家歡喜安享富貴不在話下再說宜春見宋金每早必進佛堂中拜佛誦經問其緣故宋金將老僧所傳金剛經却病延年之事說了一遍宜春亦起信心要丈夫教會了夫妻同誦到老不衰後享壽各九十餘無疾而終子孫為南京世富之

家亦有發科第者後人評云

劉老兒為善不終

宋小官因禍得福

金剛經消除災難

破瓊筮團圓骨肉



第二十三卷

樂小舍拚生覓偶

一名喜樂和順記

怒氣雄聲出海門

舟人云是子胥魂

天排雪浪晴雷吼

地擁銀山萬馬奔

上應天輪分晦朔

下臨宇宙定朝昏

吳征越戰今何在

一曲漁歌過晚村

這首詩單題着杭州錢塘江潮元來非同小可刻時定信並無差錯自古至今莫能考其出沒之由從來說道天下有四絕却是

雷州換鼓 廣德埋藏 登州海市 錢塘江潮